

点燃军民团结抗日的火焰

——忆歌剧《血泪仇》在白洋淀的演出

■宫洁民

硝烟中的灯火

1944年深秋，已过霜降了，苇塘边的大雁正成群往南飞。在冀中第九军分区驻地——白洋淀的西大坞，却出乎寻常地热闹起来。人们登门串巷，脸上笑盈盈的。下淀割苇的小伙子们，一边挥镰一边乐呵呵地唱歌儿；在院里织席的姑娘们，一边网着席花，一边放开嗓子唱河北梆子。往常年，她们不是唱《大登殿》，就是唱《铡美案》，可这回唱的全是新词儿。识字班的大嫂一入纳着鞋底，一边用嘴代替胡琴给姑娘们哼着过门。左邻右舍的老太太小媳妇都围上来听唱。

姑娘们从哪儿学来的这些新唱词儿？原来是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开过来了，正和九军分区前哨剧社（原名国防剧社）联合赶排新编河北梆子《血泪仇》。听说排戏，姑娘们甬提多高兴了，她们轮着班去看。一进了排练场，锣声响，鼓声喧，琴声悦耳。一会儿是老生唱出的高亢深沉而稳健的原板，一会儿又传来旦角唱出的倒板转二六哭腔。姑娘们看一两遍就听会不少唱段，所以做戏时唱个没完没了。

西大坞妇救会的妇女们，因为一直在帮助剧社赶做服装，和演员们都熟了。常常是站在排练场外，里边锣鼓一敲，胡琴一拉，她们就能听出：哪是李壬林（扮演王仁厚）在唱，哪是阎贞（扮演王桂花）在表演。妇救会为了农家小姑娘穿的一件花棉袄，挨家挨户不厌其烦地去挑选，好让扮演王桂花的演员穿上匀称合身。这一切，体现出十分真挚的军民鱼水情谊。

“火线”“前哨”从抗战初期成立以来，一直发挥着文艺轻骑兵的作用。他们把艺术作刀枪，把舞台当战场，时而活跃在冀中平原，时而活跃在晋察冀的山岗，时而出现在白洋淀的苇塘。通过戏剧、歌咏燃起群众的抗日怒火，激起打击敌伪的士气。记得“前哨”的同志们有次在敌人岗楼下边开展政治攻势，演出小节目，曾使得一些伪军持枪反正。冀中人民称他们是“武工队式的戏剧团”。

1944年秋天，“火线”从阜平西柏峪店出发，经平汉路，过方顺桥，长途行军转移到冀中白洋淀。当时冀中局面已经打开，部队经过一段长时间的隐蔽活动，已可以相对集结。冀中军区按照毛主席“缩小敌占区，扩大解放区”的指示精神，召开了干部扩大会议，根据斗争形势，决定司政两部恢复工作回冀中。为了活动方便，“火线”分为两股，一股由傅铎、郭筠两位同志带领，随旷伏兆政委转移到第十军分区；一股由崔嵬社长带领，随魏

洪亮政委转移到第九军分区。

“火线”战友们风尘仆仆，一放下背包，刘敬贤等同志就走上街头去教歌儿，村子里到处是“红军打胜仗啊”和“兄妹开荒”的对唱声。“前哨”路坎社长陪同军分区宣传科同志前去看望他们，在叙谈时，听说出发前“火线”根据陕北马健翎创作的秦腔《血泪仇》改编成河北梆子，用4天时间排出，7月7日在阜平城里已作了首次演出。宣传科同志十分赞赏，觉得河北梆子是华北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，群众普遍会唱，如果演出，会产生好的效果，正好配合地方上正在开展的“清算复仇”运动，配合军分区即将召开的庆功大会。当时“前哨”刚刚恢复，路坎社长对“火线”的到来十分喜悦，于是不约而同地提出联合排练《血泪仇》，要在西大坞连续演出，让千里堤附近的军民们看戏。

乐队缺伴奏，西大坞村剧团雪里送炭，从民间老艺人中推荐出一位琴师。没有司鼓，导演由山来兼。路坎社长主动提出扮演反面人物孙副官的角色。“前哨”擅长演歌剧的李健勇，愉快服从角色分配，到B组扮演王桂花。为了使年轻演员有更多的舞台实践，剧社让当时年仅17岁的姜坦扮演东财妈。演员们热情洋溢，争先恐后，很快在小学校附近一个大院里开排了。

为了狠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，歌颂我陕甘宁边区军民，崔嵬同志要求演员们吃透剧本精神，带着阶级仇、民族恨深入角色，进入戏的意境。排练中大家非常严肃，对每一句道白、每一句唱词儿，都一丝不苟。老艺人精湛操琴，琴声悠扬，而且边拉边哭，十分感人。在大家的努力下，这样一个唱工复杂的大型歌剧，不到一周就进行彩排。冀中九分区司、政两部的同志们看了赞不绝口。

第一次演出那天，千里堤上三乡五里的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赶庙会似地早早吃过晚饭，提上小板凳，有的步行，有的坐船，纷纷奔向西大坞。西大坞庙前土台周围，房上房下，人山人海。回想三年前，“抬头见岗楼，出门登公路”，现在环境好了，第一次到广场看自己剧社演出，谁都打心眼儿里高兴。

在汽灯滋滋的响声下，千万双眼睛注视着大幕徐徐拉开。展现在大伙面前的虽说是发生在国统区的悲剧，但同样是白洋淀人民生活的写照。对于戏中的情节，并不陌生。一位白皮苍苍的老大娘看着看着就哭出声来，原来她的儿子就是被鬼子抓了“劳工”，装进闷罐子车押到黑龙江去了。看着台上，想着自己，人们都在深思。千里堤一带的乡亲们，在“七七”卢沟桥事变前后，谁家都有诉不完的冤和仇，谁都有一段血泪史。事变前，在盛产鱼虾水离的白洋淀地区，渔民猎户受尽了反动政府和

渔霸的盘剥。1942年“五一一大扫荡”以后，侵华日寇灭绝绝人性的“三光政策”，又给白洋淀人民降下了漫天的灾祸，造下血海深仇。侵华日寇为了实现他们“以华治华”“以战养战”的侵略野心，妄图摧毁白洋淀这块抗日根据地，在白洋淀到处涂了所谓“共存共荣”“王道乐土”“实现大东亚共荣圈”等狂妄的标语，逼着人们填写“良民证”，还狠毒地开展了“新国民运动”，组织“伪联庄”，用刺刀和机关枪逼着乡亲们违心地背诵“反共誓约”，妄想让倔强的冀中人民听任他们的宰割，在“太阳旗”下乖乖当“顺民”。美丽富饶的水乡顿时被腥风血雨笼罩了，一批又一批村干部被枪挑、活埋，无数个兄弟姐妹遭了祸殃。有的人家活不下去，卖儿卖女都无人敢收留。剧中河南老农王仁厚的悲惨景况，人们不正是同样经历过吗？大伙儿越看，和王仁厚的心贴得越紧，越看越担心他一家的悲惨命运。谁都清楚，要不是共产党八路军打开局面，形势有了好转，白洋淀人们的血汗还不一样叫鬼子汉奸给榨干。

在老乡们看戏流泪的同时，“火线”“前哨”一些没有角色的演员也在台下静默着。他们没有忘记，千里堤上曾经洒过战友的鲜血。“火线”一位叫路翎的女导演，分散活动时随部队转移，冲出鬼子的包围后，路经大树刘庄遭到敌人合击。她誓死不当俘虏，惨死在鬼子的刺刀下。她的壮烈牺牲传遍了千里堤附近的水乡和村镇。

剧情发展到第七场，王仁厚一家老小夜宿在龙王庙。这是《血泪仇》的重场戏。观众感情上难以忍受的是，就在王仁厚外出讨饭即将返回龙王庙的时候，儿媳被凶残的韩排长奸污。对王仁厚一家来说，这真是晴天霹雳。剧情十分凄惨，观众目不忍睹。警卫连、通信连的战士们气愤得连呼口号，“打倒国民党反动派！为王仁厚一家报仇！”有些战士忘了是在看戏，按捺不住地连连拉动枪栓，有的甚至在拧手榴弹盖。幸好作战科的刘剑秋和分区报社的王原野同志，及时阻拦、劝说，演出场才平静下来。

在幕间休息的时候，老乡亲们一边擦泪一边琢磨，如何开好清算大会，狠狠斗争那些依仗日寇无恶不作的汉奸、特务、恶霸和“伪联庄”头子。地区队、县游击大队、区游击小队的指战员们则想着看演出后如何投入新的战斗，如何端岗楼、拿据点、掏鬼子、锄汉奸。因为当时有些县城还在敌伪盘踞之下，鬼子汉奸还在那里祸害人民。不久前，驻守任丘县至中驿据点的伪大队长田文明，就一手制造了石门桥惨案，残害40多个抗日干部。指战员们身在戏场，心里仍想着打仗。

看演出的军民们都控制着受压抑

的沉重心情，关注着后半部剧情的变化。直到演到王仁厚一家到了陕甘宁边区，受到人民政府的优待，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，人们的心情才松地下来。许多大娘大嫂含着眼泪会心地听王桂花“纺线”这段唱：“王桂花在窑内纺线纺线，只觉得一阵阵好不喜欢。来边区还不到六月半载，我一家三口人有了吃穿。老爹爹开荒地30亩半，又种谷又种麦又种花棉。狗娃年幼也能干，拦牛放羊照管庄田。我三人勤劳不偷懒，到明年吃肉吃面还把好衣穿。”扮演王桂花的阎贞，嗓音圆润，唱得清脆活泼，婉转动听。接着，刘二嫂“查线”一段散板转快板，潇洒、流畅、俏皮、轻快，解人愁肠，让人舒心。观众听到这里，一个个又喜笑颜开，连声喝彩。

演出持续了好几天。很多观众看过第一遍了，还想再看，有些在西大坞有亲友的老乡就干脆住下了。直到剧团为分区召开的庆功大会演出时，看戏的人群还拥挤不堪。

这次演出不仅轰动了千里堤一带的水乡，军分区的同志们也十分振奋。宣传科的摄影记者袁为演出抢拍了剧照。前哨报社一位美术爱好者于仲还画了几张速写。记得那位随军记者远千里同志，从雁翎队采访归来后，看到于仲所画《龙王庙》《进边区》《纺线》专场的速写，还打趣地说：“这些画好好保留，将来有了儿子和孙子，给后世们好好讲讲。”

这次联合演出，进一步激起了人们对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汉奸的无比仇恨，出现许多动人事迹。不少青年一散戏，就找村长报名参军；有的推迟了办喜事的日子，未婚夫妻背上军鞋，撑起小船就去支前；父母欢送儿子、妻子欢送丈夫去县游击队、参加大反攻，嫂子送小姑到军分区被服厂、后方医院。参军支前的热潮，在千里堤一带很快掀起了。指战员们纷纷表决心，要求在攻城夺碉堡时争当突击队员。42地区队模范排排长、战斗英雄高永来，代表全排向分区首长递了请战书，要求攻打辛中驿，活捉田文明。刚刚在蠡县参加过林堡伏击战、全歼日寇依村中队秀雄小队的24团指战员们也纷纷表示决心，要进一步扩大成果，不把日寇赶出境外，誓不罢休。

（易之根据作者回忆文章整理，有删减，原稿刊于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·抗日战争时期》）
作者简介：宫洁民，1921年出生于河北高阳县，军旅作家、军事记者，曾任《前哨报》记者、志愿军战地记者、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团长等。著有通讯《水上雁翎队》《亲如母子——记子弟兵母亲戎冠秀护理伤员的事迹》《跨过鸭绿江的女兵》《奇袭白虎团》等。

兵情兵韵展风采

■袁 凯

《人民英雄——国家记忆文库》创作出版工作启动

■林梓栋

由中国青年出版总社、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联合承办的大型图书出版工程《人民英雄——国家记忆文库》（下简称“文库”）创作出版工作日前启动。

“文库”以中宣部发布的“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”为主线线索，以人民英雄的杰出事迹和精神传承为主要叙述内容，旨在重温民族复兴英雄史、为传承红色基因、培育时代新人提供精神助力。据悉，“文库”第一辑“人物篇”以李大钊等20余位我党成立以来的著名革命英雄为主要写作对象，计划在明年上半年出版，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。

长征

第 4964 期



打出“满堂彩”优异成绩的事迹，引来在场官兵的热烈掌声。演出在歌曲《强军战歌》中落幕。这场文艺演出以“兵写兵、兵演兵、兵唱兵”的形式呈现，很多节目的创作素材都源自现实生活，来自演训一线，充分彰显官兵精武强能的拼搏精神和逐梦强军的使命担当，受到驻训官兵的热烈欢迎。

下图：表演唱《从这里走向战场》。

袁 凯摄



苦练方能得硬功

■第80集团军某炮兵旅中士 魏中焱

还记得，今年我到新兵营讲解示范枪械分解结合时，行云流水的操作，引来新战友们的啧啧赞叹。大家纷纷要求我讲讲窍门。我笑着展示了手上的一道伤疤，那是去年比武时留下的“勋章”，跟他们说：哪有什么窍门，多练苦练而已。

去年5月，集团军组织轻武器维修工比武，枪械修理专业的我被“点将”参加。故障排除、分解结合、常用理论……这些我虽然都熟悉，在连队还能“露两手”，可要跟全集团军的高手PK，我能行吗？我来不及犹豫迟疑，紧张的备战就开始了。

要上比武场，先过选拔关。我和其他4名选手组成的集训队，最终只有2人能代表旅里参加集团军比武。第一轮摸底分解结合，我不光垫了底，还比其他人平均慢了将近40秒。看着垂头丧气的我，跟训的排长把我叫到身边：“别泄气，好好分析分析原因，别忘了你可是专业的枪械修理工！”

排长的话点醒了我：其他选手基本都是军械员，他们速度虽然比我快，但论构造原理我更在行，这不就是我的优势吗？第二天训练，我身上多了一部DV，训练时拍自己，休息时拍别人。每天训练结束后，我拿出1个小时来看录像、抠动作。有时为了琢磨一处摆放位置、一个倾斜角度，我蒙上眼睛独处一室“闭关”思考，错过饭点也是常事……十几天下来，我实现了从补差组到小教员的“逆袭”，顺利取得了参赛资格。

比武拼的是精准和速度，尤其是

分解结合，规则的一点细微调整都会导致成绩波动。赛前不到两周，比武由立姿变成了蹲姿，受力点、依托物和身体重心全都变了，我要适应新姿势就必须调整手法。盛装零件用的铁盒，其大小直接决定了组装时找零件的速度。由于规则一开始没有明确，我们只能先用小盆、米厘代替。直到赛前两天，铁盒尺寸终于确定下来，我只能拼了命地抓紧时间熟悉。

那段日子，除了吃饭睡觉，我每天泡在操作间十几个小时。为了解决双手动作不协调的问题，我反复拆解组装几千次，手上经常是老伤未愈、新伤又添，最严重时中间三根手指的指甲脱落了一半，吃饭时连筷子都拿不住……但是伴着伤痛和疲劳，我的训练成绩也稳步提升，觉得再苦再累也值了。

踏上比武赛场，听到检录人员点到自己的名字，我早已没有了当初的忐忑紧张，自信洪亮地答“到”。熟悉的无光分解结合课目，戴上眼罩摸到枪械的那一刻，我的耳中只有零件碰撞声，肌肉记忆再次重复，秒表盘上字峰跳动：30秒.1分钟.1分30秒……1分48秒！21名选手中，只有我突破了2分钟大关！最终，4个课目我拿下3个第一，总分领先第二名近50分，将冠军收入囊中！捧起奖牌证书，看着手上还未揭下的创可贴，我不禁湿润了眼眶。

比武的历练让我愈发成熟自信，更让我认识到：在成为强者的路上，真正的对手只有自己；从来没有天生的“大拿”，只有苦练得来的“硬功”。

“冠军营长”练成记

■第80集团军某炮兵旅营长 李在伟

今天，站上“我与炮旅共成长”强军故事会的讲台，我想跟大家分享去年我比武夺冠的心路历程。

去年3月份，陆军举办“炮兵奇兵-2019”比武竞赛的消息传来，大家都很激动。这次比武竞赛，将采取随机抽点的方式确定参赛人员。我渴望为部队拔头筹争荣誉，又担心自己本领不过硬，砸了“大渡河神炮旅”的招牌。纠结之际，抽点结果揭晓，我幸运“中獎”，要代表旅队与全陆军的优秀炮兵指挥员同场竞技。

比武集训队正式“开张”。当看到“手枪战斗应用射击”时，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手枪射击是我一直以来的“心病”。平时就是静止状态下射击，我也只能勉强及格，要是再加上蛇形跑、矮墙、壕沟等障碍，那真是想都不敢想。果然，第一次体验这个课目，我就领教到了它的厉害：虽然前面的障碍过得还不错，可我一拿起枪来，心就好像跳到了嗓子眼，手也开始颤抖。结果，5发速射只命中了3发。身体疲惫，心情焦急，我额头上的汗水止不住地往下流。

首战不利，旅领导和队友们都在眼里。他们有的上前来鼓励我，有的忙着帮我分析弹着点，还有的给我矫正据枪姿势。他们虽没有过多的言语，但我心中的斗志已被点燃。为了练好据枪动作，我在枪上比别人多吊一小块砖，每次动作多坚持30秒，有时练到胳膊发酸，吃饭都端不住碗；应用射击连贯训练，我每次都是连续上3组，好几次都差点虚脱……慢慢适应比武节奏后，我的成绩逐渐赶了上来。

单个课目逐一攻克后，全程模拟训练成了摆在我面前的最后一关：从午夜0时开始，持续十七八个小时连贯作业，我得尤其注意体力的合理分配，否则平时驾轻就熟的课目，连贯起来就会成为“拦路虎”。每次模拟训练后，集训队都会专门安排半天休息。简单调整后，我总会利用休息时间，对照前一天的训练进行复盘。笔记越来越厚，经验越来越多，

我的底气也越来越足。

5月下旬，我们正式进驻南方地区某比武场。为了公平起见，所有选手赛前一周就全部集中。来自北方部队的我一路上比武场，就感受到环境的“不友好”：山多难行、水网密布、植被茂盛、视野受限……这些都是在驻地训练没有遇到过的。适应训练期间，就有两名选手不慎摔伤退出了比赛。无法实地观察体验，我只好在脑中一遍遍推演比武的情形。那一周的我“心事重重”，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囫圇觉。

比武当天，近40摄氏度的高温让人喘不过气。号令一发出，我抛却一切杂念，只顾向前冲。最担心手枪实弹应用射击，我沉稳发挥打出了45环，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。但随后进行我的传统强项——定向越野时，突然天降大雨。地形陌生、时间紧迫，汗水和雨水模糊了视线，我咬牙坚持向前冲锋。图上直线8公里的赛程，我加快速度跑完，点位全部准确，顺利拿下满分！最终，我总分位列炮兵营长组第一名。两个多月的努力，没有白费，“大渡河神炮旅”的荣誉，我守住了！

后来，我的奖牌和证书都被陈列在旅史馆中。它们透着汗水的味道，藏着苦练的足迹。每每前去参观，我都会回想起那段比武历程。这段难得的经历提醒着我，通向胜利的道路从无坦途，只有敢挑战、肯攀登，才能登临绝顶，欣赏独一无二的风景。

（整理推荐：张鑫生、徐 瑞）

